

Chapter One

— 第一章 —

一封意外来信



后来，当面对波特巨蛾的攻击，或是从史前霸主的魔爪下逃命，或是帮着给杰克·哈沃克的双桅帆船索菲罗尼亚号安装大炮的时候，我总是回想起那些曾经的日子，还有在所有的不幸发生之前，我在云雀之光号上度过的最后一个下午。

那个下午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云雀之光号上还是惯常的声音和气味，通风管的呼呼声和汽灯的滋滋声一刻不停地萦绕在耳边，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潮乎乎的霉味，还有煮卷心菜的

味道，这味道终日挥之不去以至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感觉不到了。哦，还有，我正和我姐姐莫特尓吵架，当然，这也很正常。

我本想到天台上去看运输船到港，但是莫特尓忙着练琴抽不开身。她近来一直捧着一本巨大的、快要散架的、灰不溜秋的书自学，那书叫作《妙龄淑女钢琴入门》。其中一首曲子她已经一遍又一遍地敲了好几个月。那首曲子叫《暮色莺啼》，曲调是“叮破零叮破零，叮咚，叮咚，叮咚咚眶……”好烦！至少这首曲子在莫特尓的魔掌下让人听起来烦透了。莫特尓自认为已然成长为一位妙龄淑女，为了有朝一日在上流社会的社交中大放异彩，迫切需要几项才艺傍身，但我觉得她在钢琴方面一点天分都没有。我试图让她接受这个现实，但她只是粗暴地合上琴盖然后叫我“小怪物”。

“哎呀，来嘛，莫特尓，”我说道，“我以为你喜欢看运输船来来往往呢。”

她发出一声愤愤的、兴味索然的干笑，这笑声也是她近来在浴缸里苦练的成果，她认为这样笑听起来显得成熟。“这个破地方真是什么好玩的都没有！”她说道，“我认为云雀之光是所有星际里面最无聊的地方！假如我们住在英格兰的一个有教养的家庭里，也许还有舞会啊酒会啊什么的可以参加呢！我会有各种交际，年轻的绅士们都会争着和我共舞。即使在孟买、加尔各答或者随便什么美洲殖民地也会有人来拜访我。可如今困在这么一个鸟不拉屎、不着四陆的破地方……天哪，咱们干

吗非得待在云雀之光上

不可啊？”

我试图提醒她，云雀之光是我们母亲的房子，而且已经在母亲家族名下有些时日了。母亲喜欢住在旧居，在她失踪后，父亲更是从未想过离开这里。但



是莫特儿什么都听不进去，她把《妙龄淑女钢琴入门》往旁边一扔，那本快散架的书缓慢地飘到天花板下方，然后停在了那里，发出轻微沙沙声，仿佛一只失望的蝙蝠。

“你看吧！”她喊道，“重力发生器又坏了！小亚，快找个用人，去动力室把它给我修好！”

最后，她还是和我一起去了天台，我知道她会去的，她其实和我一样，特别喜欢看从乔治港来的运输船接驳。她只是想显得成熟罢了，不肯承认自己的确还有一些少女情怀。

我们爬上长长的楼梯来到天台的门前，在那里稍停片刻，穿上我们的胶皮斗篷（以保护我们不受太空湿冷环境的侵害），穿上涂过铅的胶皮靴。那天下午的重力确实有点不稳定，谁也不想失重的节骨眼上因为没有穿铅靴而悲剧地悬浮在无尽的虚空中，永远无法被找到（当然了，如果悲剧的主角是莫特儿，

那可是件普天同庆的大好事，所有人都要放上半年假来庆祝，但现实总是难遂人愿啊）。全部准备就绪，我们打开门锁来到外面。门外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太空严霜，随着门被打开，那霜便像一块明亮的云朵一样越飘越远、越变越薄。当它终于在视野中消失时，我们就又看到了那熟悉的景致——月亮像一盏巨大的镰刀形的灯笼占据了我们的头顶的一整片漆黑虚空，在月亮的后面，那一边的极遥远处，地球正不停地眨着她的蓝色眼睛。

下一页有一张云雀之光的图片，对几处重要的地方进行了标注。正如你看到的，这是一所非常古老的房子，没有人知道是谁建造了它，也没有人知道这房子到底哪面朝上。但是母亲曾经说过，是她的一位祖先在18世纪初期建造了这所房子，大概就是在牛顿提出那几条伟大定律，让征服宇宙成为可能之后的几年。一个半世纪以来，这所房子被这里加一点、那里改一处。母亲的另一位祖先还加盖了许多门廊，试图把房子营造得更具古典意味。但它依然毫无造型可言，摇摇欲坠又四面漏风，就这样孤零零的，在距离一切地方都极遥远的深渊，在自己的偏远轨道上绕着月亮旋转。

天台上平静安详——这广阔无垠的虚空，熬过了一整天的《暮色莺啼》之后，显得更为寂静。栏杆两边的花盆里，纤弱的水晶般的太空花依旧摇曳，那是我母亲亲手栽种的。我仍然记得，三四岁的时候，在我婴儿室的窗外就有这样一盆花，每当入夜时分，它们就用奇怪的无字歌哄我入睡。但母亲已经不

— 此处朝上 —

父亲的太阳船

观象台

母亲的温室

小亚的卧室

水槽

莫特尔的
寝室

主接客厅

父亲的绘图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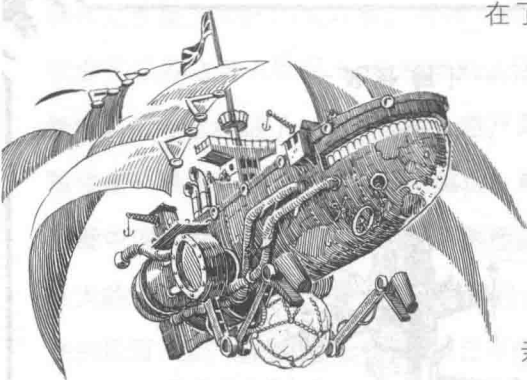
观测台及书房

厨房

— 此处朝上 —

— 此处朝上 —

— 此处朝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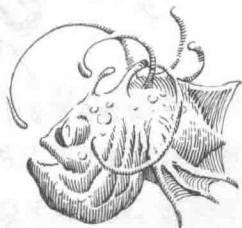


在了，在 1848 年去剑桥郡看望一位上了年纪的亲戚的路上，她莫名失踪，未能登上返航的塞墨勒号邮船。不管是父亲还是莫特尔或是我，

都认定她已经不在人世。没人像母亲那样知道如何照料这些会唱歌的花朵，年复一年，太空花一朵又一朵地沉默了，再也没有开口歌唱。

为了从这悲伤的思绪中走出来，我从门外的筐里抄起一支长杆捕网，试图捉住几条游弋在身边的鱼^[1]。我希望能逮到一个新物种来引起父亲的兴趣。但我网到的只是最普通不过的红色魾魾鱼（学名叫“拟羊鱼真鲷”）。它们经常成群结队地在

[1] 父亲说，这种太空鱼并不是真的鱼，而是叫作“太空变体鱼龙”。但是它们看起来简直太像鱼了，除了它们的部分鳍长成了翅膀。父亲成年累月地观察它们，因为他常说，只有认真研究星际万物的每一个细节，才会真心诚意地感激“造物主永恒的爱以及无上的智慧”。父亲名叫爱德华·莫比，他著有一本大有用处的书，书名叫作《月球周边一些未曾被描述过的变体鱼龙》。我们现在还有好几百本整齐地码放在客厅的角落里，你应该有兴趣读上一读。父亲在皇家全物种研究院的同事还用父亲的名字命名了一条鱼，叫作莫氏变体鱼龙，右图是怀亚特先生对于此物的素描。——原注



云雀之光林立的烟囱间游弋，为的是寻求庇护，以躲避在旁窥伺的抓捕鲨的袭击。我想把它留着当晚餐，但莫特尔特非要我扔回去。

“看哪！”莫特尔特叫道。突然间，运输船出现了，比我预想的还要接近。这是一艘深绿色的船，从远处看也像一条鱼似的，除了在尾翼有一块巨大的凸起——那是发动机的位置。它的翅膀和鳍像鱼一样快速又紧张地抖动了几下，逐渐靠上我们的接驳站。船员都是艾奥尼亚人，他们的身体模样我们看不到太多，因为他们全都裹着防水帆布做的太空服，还戴有彩色护目镜，但是艾奥尼亚人还是很好分辨的：他们是有四只手臂的健壮小矮人。我觉得把他们请进来会挺有意思的，可以听他们讲讲太空中的奇闻趣事以及他们的生活，但莫特尔特义正词严地说道：“当然不行，亚瑟，他们看起来再普通不过了，你说为什么？他们甚至连人类都不是，咱们英国人还是洁身自好为好。”于是我只好向他们挥了挥手，船员们也纷纷挥手回应，随后他们解开船底货物钳钩住的巨型蓝白色彗星冰球，将它对准冰槽口放了下去。我们站在那么高的天台上，都能感到巨球一路滑向云雀之光最核心部位的冰室所带来的震动。

因为太空中不能提供足够的氧气，我们这些把家安在天上的人就得依赖日常运送过来的冰，我们的用人会将它塞进一种特殊的机器中分离出氧气然后输送到各个房间以及飞船中（它还为我们提供干净的水以及冷藏条件，以储存肉类和蔬



菜)。运输船每三个月给我们送一次冰，连同好几大筐干肉和水果、罐头、腌制食品。另外还有面粉和鸡蛋之类的，可以用我们的自动烘焙机制成面包和饼干。

通常，信件和报纸也会被一同带过来。

那天下午，运输船刚一离开，我和莫特尔就抢着冲下楼跑到接驳室。嘿哈，我赢了！我打开了一个食物筐在里面翻弄起来。莫特尔说我太贪婪，把我狠狠奚落了一番。但当我发现一罐杏干的时候，她也绷不住了，我们都吃了些。然后，我们不约而同撕开邮包的棕色包装纸，这个邮包是艾奥尼亚人留给我们的，由坐落于乔治港的月球中央邮政局将所有寄给我们的邮件集中起来，再统一发过来。

邮件和邮包并不多。有住在德文郡的尤菲米娅姨婆寄过来的香饼、一封给父亲的信、几期最近的伦敦《泰晤士报》，以及一个月前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莫特尔立刻把画报从我

手里夺走了，我只匆匆瞥了一眼封面的版画，看上去是一间巨大无比的温室。

“天哪，多漂亮的裙子啊！”我的姐姐赞叹道，手上飞快地翻着画页，偶尔在某一页上停留一下，对哪哪来的某某女士穿着的新款晚礼服流连摩挲一番。“唉！我多想去看看伦敦啊，哪怕一天也行呀！看！小亚，女王和艾尔伯特王子正在筹备一场大型博览会，来自帝国各个地方的产品都能在博览会上展出，看上去很有创意啊。‘展品来自大英帝国各地，以及美洲殖民地，还有女王陛下的外星财产——火星、木星和月球……’”

“哼，”我回答道，“我们根本就不统治木星，不过是占领了一些它的卫星而已。”

莫特根根本没有听我说话。她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仿佛自己已经盛装在身，正在觐见女王。“‘这次博览会将在水晶宫举行，’”她读道，“‘这座宏伟的建筑由韦弗利·瑞恩爵士^[1]亲自设计，并在他位于火星卫星上的工厂建造。该建筑由铁铸成主框架，中间镶嵌了成千上万块巨大的水晶玻璃，都是在瑞恩公司位于火星北极的水晶培育田特别培育的。’天哪，小亚，

[1] 韦弗利·瑞恩爵士是我们伟大的实业家，也是整个太阳系最富有的男人。他起初只是利物浦飞船制造厂一个一文不名的学徒，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很快就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他发明了“瑞恩自动淘气包”。所谓“淘气包”，其实是一个机器人男孩，它可以代替孤儿童工去清扫那些太高或者有毒的烟囱。现在，瑞恩坐拥坐落于火星卫星上的数个巨星加工厂，生产各式各样的劳工机器人，同时致力于多个领域的设计和发明。他极为遁世，孤寂地住在他位于火星山毛榉林中的房子里。——原注



我好想去啊！”

我丢下她，让她继续她的白日梦，独自跑上蜿蜒曲折的楼梯去给父亲送信。仆人们在餐厅和厨房里面叮叮当当地忙活着，随着它们的动作，不断有烟从通气阀里冒出来，这烟让我止不住地打喷嚏，我只好加快脚步从它们身边走过。父亲一直苦于找不到愿意大老远跑到云雀之光来照顾我们的人类，只好退而求其次，向瑞恩公司订购了一批机器人来帮忙。这些机器人的型号都不错，只是年代太久远了，这导致它们的动力炉在刚刚添满燃料的时候会冒出滚滚的浓烟（它们的手也变得过热，莫特尔一直抱怨，家里的亚麻制品被它们烙上了好多焦手印）。

我在观测台找到了父亲，他的身形几乎消失在成堆的试管、水缸、导管、望远镜以及一摞摞摇摇欲坠的藏书中间。屋子正中伫立着一个巨大的玻璃罐，罐子里面，几只稀有的变体鱼龙正张着嘴游来游去，不时吸入太空苔藓微粒作为食物。一条令人望而生畏的抓捕鲨此刻像一本书一样摊放在解剖台上，供父亲对照着——画下它的内部结构。在他身后，透过观测台又大又圆的窗户可以看到一弯新月如钩，皎洁而明亮。

“啊，是小亚啊，”他说着，从忙碌中抬起头，困惑地眨了眨眼。他眨眼的方式、迷迷糊糊的样子，仿佛已经忘了我的存在。可怜的父亲！记得我们听闻母亲失踪消息的时候，悲痛得仿佛天地都变得异常昏暗起来，我们的父亲一直没能从那愁云惨雾中走出来。是的，有时，当我想起母亲，当想到她和我很可能

已经天人永隔再不会相见的时候，我依然会难过。但很多时候我还是开心的，特别是当我爬到云雀之光的屋顶时，以及我为我的兵俑和太空舰队模型设计冒险之旅的时候。至于姐姐莫特爾，她太过关注自己的淑女之路了，似乎没有时间去伤心。可父亲呢，他已经定格在那种悲凉的情绪中了，整个人都变得郁郁寡欢。他把自己关在书房，只愿意一个人待着，对外界的一切都不再关心。要不是每天晚上莫特爾逼着我站在楼梯口把“晚餐锣”敲得哐哐响，父亲恐怕会埋首于那些稀有的变体鱼龙中，连饭都忘记吃。

他又眨了眨眼，仿佛在努力回想作为一位父亲该如何回应。然后他想起来了：他对我笑了，眼周围的皱纹堆起来，正是他那一贯的沧桑的、温暖的、和蔼的笑容。他放下手中的铅笔，伸出手拨乱我的头发。

“咱们这个小行星之外的大千世界里，又有什么新闻吗？”他问道。

我跟他说了香饼的事情。“你们的姨婆尤菲米娅可真有心啊！”他回应道。然后我把信递给他。他撕开信封，读信的时候眉头微微皱起。“有意思。有一位韦伯斯特先生，他正在我们附近做星际旅行，想要过来拜访我们。他将于16日的早上到达。我觉得他也是个科学界人士，就像我一样。你看，他用的信纸还是皇家全物种研究院的呢……”

现今的皇家全物种研究院集合了一众才高八斗的学究，专

门研究太阳系内各种各样的动植物。他们的办事处在伦敦的罗素广场，那是这些学究和教授们聚在一起做研究的地方。他们也和来自整个星际的众多的植物学爱好者以及自然哲学家保持通信联络。父亲经常接到一些来信询问他的意见，比如对变体鱼龙在生物学上的某种独特见解；或者是告知他一项新发现之类的。从他们的语气判断，写信的都是一些干巴巴的、枯燥又无趣的、整天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的人。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挺高兴得到这个韦伯斯特先生要来造访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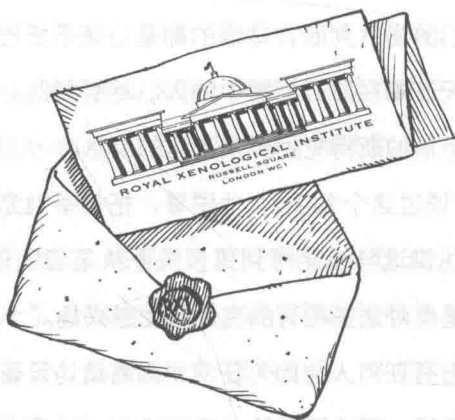
“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说着，把信举到光线好的地方重读起来，仿佛这样就能得到更多关于执笔者的信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对这些稀有的变体鱼龙感兴趣。”

我想不出有任何人会因为任何原因而造访云雀之光，但我一个字都没有说，那无疑是给父亲泼冷水。于是，我返身跑去将这个信息告诉莫特儿，因为父亲看起来似乎并没察觉，但我知道，明天就是16日了。

Chapter Two

— 第二章 —

白蜘蛛到访



云雀之光迎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扫除！这一通遮天蔽日的擦啊扫啊，上蜡啊抛光啊，打磨啊涮洗啊！对于我们这些住在“黑暗的背后”的人，访客着实让我们受宠若惊。细细想来，在我成长的这些年里（我很快就要 12 岁了），还真没见过什么人大费周章地跑来拜访我们。

莫特尔兴奋极了。她急切地想知道关于韦伯斯特先生的一切细节。他是一位身居要职的绅士吗？他是否年轻英俊？他属

于哪个家族，地位如何？他是否与伯克郡的韦伯斯特氏有关？她甚至摸到父亲的藏书室，从积满尘土的顶层抻下来那本《伯克郡的世袭爵位》，满心期望能发现韦伯斯特先生是公爵或男爵爵位的继承人。但是从瓦尼康贝到翁特贝里之间的那几页已经被食纸蝙蝠啃得一干二净，所以她一无所获。



“他绝对是有来头的，”她无比肯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皇家全物种研究院可不会把他们的办公便签随随便便给个莫名其妙的人。我们必须保证云雀之光纤尘不染、光可鉴人，迎接这位韦伯斯特先生。”

她命令那些可怜的老旧仆人把整个房子上上下下打扫个遍（但云雀之光其实是没有上下之分的）。当她看到这些仆人对清洁任务并不上心，便挽起袖子亲自上阵了。她将所有能收起来的东西都收拾了起来，将椅子摆好，还把沙发靠垫都拍了拍，

继而又去客房把床铺好。她忙上忙下，一会把镜子擦得锃亮，一会给汽灯拂尘，一会又跑去绘图室，将挂在那里的母亲同画像^[1]连同画框都擦拭干净。然后她命令我下到房子的中心部位去，把重力发生器关掉。

我从来就不喜欢云雀之光正中心那一块。因为当你走到下面，走到远离窗户以及有人活动的区域，周遭就会变得沉郁阴森。总有奇怪的风，从四面八方向你吹来。有时，从那些积满灰尘、多年没有人用过的房间里，还会有窸窸窣窣的声响传出。地砖拼出来的图案，复杂到难以辨识，仿佛你一挪开眼，它们就会悄悄地发生变化。这里的一切给人的感觉是如此陈旧古老，就像是成千上万年的时光都被吸进四周沉默的石墙里去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踏足外太空也才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

重力发生器设置在房子的最中心的一间屋子里，我们把那间屋子叫作动力室。那个重力发生器可着实不怎么样，唉，像这样的机器都是老英格兰时期的阿巴斯诺特公司或者特莱维斯

[1] 画像中的母亲非常年轻美丽。1832年秋季的剑桥工人学院，当她出现在父亲的讲座上的时候，一定就是这个模样。父亲演讲的主题是《关于星球起源的最新研究成果》，但我推测父亲当年一定是前言不搭后语讲得一团糟，因为他的心神完全被坐在前排的这位迷人的女士吸引了、搅乱了，这位女士还不停地微笑着，仿佛他讲的内容很有意思。不过讲座结束后，她找到他并向他郑重道歉，她介绍自己是艾米丽·史密斯小姐，来自伊利。其实，因为她关于唱歌花的研究，父亲早就久仰这个大名了。然后，圣诞节前他们就订了婚，婚礼就定在转年春季。——原注

克制造的。我们的这个是个老古董，也并非产自地球。整部机器满是轮子、杠杆、凹槽、各种圆锥体，不停转动的巨球……这么跟你说吧，你肯定不相信像云雀之光这么大点的房子会需要一个如此巨大且复杂的机器，目的仅仅是让所有人的脚都站在地毯上。而且这个老古董还总出毛病，它的大部分零部件看起来一点用都没有，只为了成年累月闲置在那里积灰。经过分析我可以断言，这个庞然大物一定是母亲的某位先辈从一个来自木星的破烂倒爷手里买来的，而且我敢说他们一定为了这堆破铜烂铁付了不少钱。

我伸出手拨动调节器，直到指针指向BSG^[1]。

重力发生器啾啾啾、呼哧哧、轰隆隆地闹腾了好一阵，而我也变成失重状态漂浮起来，被裹挟在一堆错综复杂的管道里，这些管道如一团乱麻般在动力室的屋顶蠕动（我觉得这些管道可能是下水道）。当我从盘根错节的管道间挣脱出来，顺着楼梯“游”回到活动区后，松饼碎屑、面包皮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都从地毯啊、墙板的犄角旮旯和不起眼的角落里飘了出来，这可是过去六个月的“藏品”啊！置身其间，仿佛身处一场由过期食物形成的雹暴中。但这正是莫特尔的计划，只见她用一只手按住自己上下翻飞的裙摆，轻轻扇动着飘向了餐具室的一角，打开位于角落的大笼子，放出了成群的小飞猪。

[1] 英国标准重力。——原注